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二十七回 魯清打店趙家坡 杜林設計盜火弩

話說魯清等眾人，向老者打聽好了道路店口，眾人這才進了村子。來到中間，路北有一座招商店，上有橫匾，是義聚店。魯清喊道：「店家。」當時從裡面出來一個夥計，說道：「您幾位住店嗎？」魯清說：「不錯，正想住店，可有上房？」夥計說：「有。」說著他一看眾人，全有軍刀，也有拿著，也有身上佩帶的，又有穿長衣的，也有穿短衣的，老少醜俊不等。他心中一動，連忙改嘴道：「客官，我們這裡沒有閒房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千萬別拿我們當匪人，我們全是五路保鏢達官。我們大家不是行俠，就是作義，專好打個路見不平。」夥計說：「眾位大太爺，您這裡從那裡來呀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們大家是從何家口來。」夥計說：「您要是從何家口，無論老少的達官，我得認得一兩位的。」謝斌說：「夥計，是何家口的，你就能認識嗎？」夥計說：「我倒是認得一位兩位的。」謝斌說：「你認得誰呢？」夥計說：「何家口的二員外爺我認識。」魯清一回頭看沒有何凱，夥計說：「您貴姓呀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姓魯名清。」夥計說：「你的名姓，我聽著到是耳熟。不過有一樣，咱們二位沒會過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問的根根切切的，莫不成有甚麼懼怕之處嗎？」夥計說：「魯大達官，您把話可聽明白啦，我在櫃上吃工錢，就得與人消災，不能把房子租與匪人。」石俊章說：「夥計，這個倒不要緊，我弟兄三人是何家口的少達官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夥計說：「我姓趙。」劉榮說：「趙夥計，你們要是有閒房，就可以說一聲，我姓劉名榮，外號人稱閃電腿。」夥計說：「您諸位全是一塊的？」劉榮說：「對啦，全是一塊兒的。」夥計說：「那麼您諸位往裡請吧。」當下眾人來到裡面。佟豹說：「夥計，你們寫出一個紙條去，此店不賣外客。」夥計答應，將眾人讓到北上房，出來將驢拉過，他一看原來是一頭瞎驢。先將褥套拿進屋中，然後將驢拉到槽上去喂，與眾人打來臉水茶水。魯清等眾人淨面吃茶。魯清問道：「夥計，從你們這裡往西，還有村子沒有啦？」夥計說：「有。您諸位是上那裡呀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們全上火龍觀去。」夥計一聽，連忙跪下啦。魯清說：「你起來，有甚麼話直說。」夥計說：「您諸位跟火龍觀有來往嗎？」魯清說：「夥計你認識這個姓夏的嗎？」夥計說：「這個老道時常到個村子來。我們老東家有個孫子，讓他給領了走啦。施捨也得施捨，不施捨也得施捨，並且還時常上我們這村中來，化糧米，化金銀。」魯清說：「火龍觀離這裡有多遠？」夥計說：「不足三里地。」魯清說道：「這個老道是好老道，還是惡老道呢？」夥計說：「列位達官，小人我可不敢說這個老道，他發賣五路薰香，在這方近左右，河南河北的住戶人家，吃他虧的可太多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夥計，你既然說了出來，我告訴你吧，我們眾人是上那裡去報仇去。你快給預備飯吧。」眾人吃完之後，朱杰龍龍便將那匹驢拉了出來，爺三個出了店。來到了西村口，龍龍說：「你們爺兩個先走著，待我前去。」說著向前飛跑，來到了火龍觀，先繞了一個彎兒，看好地勢，原來這廟四面是鬆林。他便來到了東面鬆林之內，耗到初鼓，忙將白日衣服脫下，換好夜行衣靠，在鬆林內一站，就見朱杰拉著這頭驢，杜林在上面騎著，直奔那座浮橋而來。將到鬆林裡頭，龍龍抖丹田一聲喊道：「行路的站住！此廟是我開，廟前鬆林是我栽，行路之人從此過，留下金銀買路財。牙崩半個說不字，追去小命不管理。」拉驢的二爺撒手了驢，抹頭就跑。龍龍上前一掄刀，撲的一聲，驢頭就砍下去啦，死驢一倒，將杜林壓倒在在地上。他改了聲喊嚷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這裡有了劫道的啦！把我趕驢的也宰啦！是和尚老道，姑子，快來救人吧！」連三並四的足喊一氣，龍龍便隱到別處去了。

正在此時，那邊林中有人口念「無量佛。」原來夏得貴正在佛堂喝茶，他聽見廟外有人喊聲站住，又一念口詞，他就不喝茶啦，連忙甩了大衣，摘下青霜劍來，出來到了東界牆，一縱身上牆頭，這才口念：「無量佛，膽大的狂徒，竟敢來到你家祖師爺的廟前，斷道劫人，與你家祖師爺來栽賊。」說完他下了界牆，來到鬆林之外，還聽小孩不住的喊嚷，他才來到切近，說道：「小孩，你不必擔驚害怕。現有你家祖師爺前來搭救於你。」此時杜林是裹著音說道：「老爺您救命吧！老爺您救命吧！」老道聽不出來，到了切近一看，原來驢腦袋沒啦，忙說道：「小孩呀，你先住口。甚麼人在這裡做買賣來啦？」杜林說：「你們管劫道的就叫做買賣呀？」老道說：「這是我得罪了毛賊草寇，上這裡來給我栽賊來，小孩我跟你緣呀。你這裡從那裡來？上那裡去呢？就是你一個人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有一個趕驢的跑啦。」老道說：「不要緊有我啦。」杜林說：「有你那就沒有我啦。」老道說：「劫道的這個人，你看見怎麼個長像啦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看見他啦，一個鼻子，兩個大眼睛，嘴橫著啦。」老道說：「小孩，你說的話，我聽著全驚擻，誰的嘴不橫著？」杜林說：「老道的嘴豎著。」老道說：「你胡說。」杜林說：「你要豎著呢？」老道說：「你別費話啦。」說完老道轉身要走。杜林說：「道爺別走哇，那個殺驢的要是回來，他把我砍了呢？銀子也被他劫去啦。」老道說：「劫道的往那裡去啦？」杜林說：「往那裡走啦。」老道一看，是往北去啦，趕緊來到浮橋，把東邊的水手，叫上一名來，來背著小孩，把他背到廟門口等候。老道圍著廟繞了一個彎，找一找那個劫道的，不見有人。這才從東界牆進了廟，先把山門拉開，說道：「你把小孩背到後面鶴軒，回頭你再把他的褥套給拿來。」杜林說：「這位道爺，我那褥套裡有銀子，回頭他拿我銀子。」老道說：「不要緊，你有多少銀子，他不敢拿。」當下這個水手把他背到後邊鶴軒東裡間，放在牀榻之上。杜林翻臉一瞧這個水手滿臉匪氣，心裡就明白了七八成。書中暗表，這些水手全是老道的幫凶，專門給老道勾人。東邊這三個人走河北岸，西邊那三個人走河南岸，要遇見行路的人呢，他們好往廟中勾人。勾了一個落宿的，無論客人有銀子沒有，老道總給□兩銀子。日久天長，這個廟裡，可就害人害多啦。老道可是江湖綠林人，無論是誰，若是知道他脾胃的，銀錢東西，全能拿的了走。不知道的，半文錢你也拿不了走，是江湖人全是夜晚來。不知老道秉性的，到此一叫門，無論你有多大情事，他有多大交情，求財問喜，是一概不成。夜晚你飛身上牆，來到鶴軒，廊子底下一答話，你要借一百，一分錢都不能給你。要買東西啦，少一分錢全不成。因為這是講的買賣來啦，並不是講交情的地方。他說這個，不是我上我師父那裡去拿藥，也是如此呀。那位說：怎麼提此事呢？這不過是個墊筆。

話說當時，那水手把褥套取了回來，把山門緊閉，來到後邊鶴軒，將褥套交與老道，口中說道：「觀主爺，這是小孩的褥套。」老道夏得貴，自從松竹鬆月一死，自己心中悶的慌。在這方近左右都找遍啦，並沒有小孩，要把老道悶死。今天他一見杜林，就很投緣。如今坐在鶴軒，他一看更好啦，他越看越好，遂說：「小孩，你姓甚麼？」杜林心中所思，身為男子，行不埋名，坐不改姓。我要叫他們聽見我改了姓啦，拿著當話把說，那倒沒有意思啦。到那時候，我杜林就算栽啦。老道問他好幾句，他也不言語，卻假作出驚慌的樣子來。夏得貴說：「小孩，你不必擔驚，全有我啦。家住在那裡？姓字名誰，你這是上那裡去？說明白了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」杜林說：「我住家在這北邊杜家村，我姓杜，我叫小杜梨。我上我姥娘家去，他們住在河南邊趙家溝。」老道說：「這個趕驢的，你認得不認得呀？」杜林說：「這個趕驢的是我們隔壁的街坊。」老道說：「小杜梨，你今年□幾啦？」杜林說：「我今年□三啦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家中都有甚麼人呀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家中我叔父，有我爹爹，有我娘，有我孀。我有兩個姐姐，一個妹妹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吃了飯啦沒有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倒是吃了飯啦，可是早晨的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從家中甚麼時候動的身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們從一清早就出來啦，走在半道上我們打的尖。那個村名，我還記得呢。」老道說：「叫甚麼名字？你餓不餓呢？你要餓可說話。」

這個老道，正在屋中與小杜林說話，聽外面天交二鼓，已過二更啦，老道說：「小杜梨，你明天回去，向你父母去商量，將你施捨廟中。」杜林說：「老道，那可不成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別說盡在我這呀。」他們正在屋中說話，聽外邊有人說道：「道兄啊，你不是說您的徒弟不是死了嗎？」老道說：「外邊是那位貴友？」外邊人答言說：「兄長，您連我的語聲，全聽不出啦？」老道一聽，外邊那人又說：「兄長，我姓丁名春芳，千里獨行的便是。」外邊一報名姓，杜林一聽，好嗎，這個賊比老道還利害，他是山東東昌府，章邱縣東門外聚泉山，綠林三猴那裡的。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，二寨主叫鐵臂猿猴邵永海，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誌。這個丁春芳乃是末尾的寨主，可又是山賊中的福星。他有一個拜弟在聚泉山的北邊，小地名兒叫姚家窪，他外號名粉面童子。這小子到□分利害，那時俊章，交五路保鏢的達官。可是在綠林之中，大家全知道他。聚泉山相離不遠，一來不劫人，二來不交官

長。與他們起名為綠林三紅。結交五路保鏢達官，與章邱縣知縣，平起平坐。可這哥幾個跟蓮花黨的人也結交。他們到一處，便做了些傷天害理之事，五路黨香使完啦。邵永清便問道：「姚賢弟這黨香使完啦，可以上那裡去買呢？」姚俊章說：「兄長，那倒不費吹灰之力。只要有金銀，到哪裡都有。在咱們山東省，就有一個地方，官廳所不知，除去蓮花門的人知道，外人不知。您可以派我那兄弟丁春芳，到一趙火龍觀，就可以買來。」邵永清說：「春芳，你可曾認識那個廟？」丁春芳說：「我認識，不但認識火龍觀的觀主，我與他神前結拜，我與巧手將軍白起來到山寨，因為見您這山上情形，沒敢說出蓮花門之事。不過我們兩個人記在心中啦。」邵永清說：「你怎麼會不說出來呢？」丁春芳說：「皆因您所交的多一半是行俠作義的人，又是官府人家，所以我沒敢說。這些人與蓮花黨的人，是冰炭不同爐。那時我才將我姚仁兄引到山中。」永清說：「那沒別的可說，今天你多受風霜之苦，給辛苦一趟吧。」春芳說：「那倒沒有甚麼的，兄長啊，您可以備下銀錢，多買點來，以備應用。那雞鳴五鼓返魂香二□塊，斷魂香□塊，子母陰陽拍花藥五包，解藥五包，四兩一句，多拿黃金，多拿白銀。」姚俊章說：「丁賢弟，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氣？」丁春芳說：「我略知一二。」姚俊章說：「你可趕快去，趕快回來。一路之上，逢州府縣，村莊鎮店多要注意留神，仔細的注目。少婦長女，芙蓉粉面，美色出眾，窄窄的金蓮，門庭認好，打下蓮花板的暗記，把黨香拍花藥，通同買來，回到山中，咱們哥五個下山。你們弟兄五人，一同前往雲雨之情。」丁春芳點頭應允。姚俊章當著邵氏弟兄，將丁春芳的百寶囊摘了下來，將那東西物件，一齊點齊，又將黨香兜拿出來。讓大家驗看完啦，又把他黨香兜子拿下，以防備他在半道上看見少婦長女，有彩花之情。他沒有黨香兜子，自然費一點手段。遇見節烈的，難免刀傷人命的，或者他不敢前去，那就減很多的麻煩。古事今說，今事古比。在大街之上，有甚麼樣的喧嘩，有甚麼熱鬧之事，女子不能出去觀瞧。外面的人是甚麼樣的人全有，恐怕有異外之情，本身的名譽不好聽。女子應當守住了家規，名姓要緊。

閒言少敘，當時俊章說：「春芳，你就去吧，將各項買回，你可小心柴字，別把他們帶到山口來，將應用的百寶囊，軍刀物件，夜行衣包等，通盤帶好。」下了山，他四個人送出山口，春芳在一路之上，不敢稍停，這天來到火龍觀。天色已晚，二更已過，站在東界牆以外，四下觀瞧，並無一人。長腰掛界牆，飄腿就下來啦，到了鶴軒，廊子底下一站，在東裡間窗戶下一立，聽屋中有人說話。丁春芳心中所思，這個小孩我聽著聲音耳熟，好像兗州府西門外，杜家河口的小畜生杜林。要是杜林呀，可是小畜生的報應循環。這才答言說道：「道兄，您不是說您徒弟死了嗎？這是跟何人說話？」老道說：「這也不是哪路賓朋，與我夏得貴栽贓，我與他何仇何恨，在我廟外東界牆，斷道劫人。這不是給我惹禍招災嗎？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我可沒進您那屋啦，裡面說話的這個小孩，太耳熟，好像混海龍杜林。道兄，我可告訴您，黃家弟兄已隨普鐸到山東何家口找何玉報仇。現下已然完了事，回了西川銀花溝啦。他們人都交鑿之人，可是全回何家口啦，那個何斌，不是好惹的，會友熊魯清，跟他們久在一處。他出主意，聘請山東水陸的老少達官，要殺奔西川銀花溝，眼下在何家口請人哪，那石祿起誓，我可沒進去。我在外聽這個說話的語聲，可是小輩杜林的語聲。」老道說道：「賢弟，你這是胡說起來啦，那小輩杜林，也不是我說，我借給他一點膽子，他也不敢呀！不是說，他們若是來到我這廟中，我是火化其屍。這個小孩奶音還沒退啦，你可別誣賴好人。」杜林在屋中一聽，連忙說道：「道爺，這外邊說話的是誰呀？」老道說：「是我拜弟丁春芳。」杜林說：「您讓他進來瞧一瞧，人一個樣的長像，一樣的骨格，一樣面目的人很多，便把他叫進來，千萬別瞧錯了，瞧差了。道爺，他一進來我一瞧，別是紮驢肚子砍驢頭的那個人來了吧？」老道這麼一聽，也有理。遂說：「丁春芳你進來瞧一瞧。」春芳當時挑簾子往裡來到裡屋。杜林說：「師父，那個人可也這麼高，砍我驢的與他差不多。」丁春芳說：「杜林小輩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尋啊？」丁春芳一看正是杜林，遂說道：「道兄呀，這個小孩正是杜林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我說咱們爺倆個無緣，您一死兒的說有緣。」老道說：「徒兒，你自管放心。他把唇齒說破，舌尖說焦，也是前功枉費。他說你是杜林，你就是杜林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就瞞怨閻王爺，怎麼給我這麼一個面貌，怎麼會跟他的仇人長得一般無二呢？也算是我的命該如此，我們家中無德，三門守我這麼一個人。您還叫我給您當徒弟啦，我看他大半是砍驢腦袋的。」說話之間，他用眼一看，老道用手直摸劍把，衝丁春芳直咬牙擰眉毛，又聽老道說：「丁賢弟，你可要瞧明白啦，骨格相貌，言語動作，世間有的是長得一個樣，你可看明白了？這是我投緣對勁的門人弟子。在我門前做買賣之人，我要把這小子拿住，必定斬成肉醬。丁賢弟，我與你前二年，你要拿黨香，我沒給你，難道說，你還要記恨前仇嗎？你所做為的事情，屢次三番與貧道栽贓，還有不透風的籬笆嗎？隨我方近左右的村莊住戶，你到裡面有雲雨之情，婦女若是節烈，不允此事，你亮刀斬殺，你走後決不該留下我夏得貴的暗記。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您聽誰的言講？」老道說：「你認識穿紅的，我認識掛綠的。」春芳說：「道兄您那樣說可不成，您必須把那人的名姓給我。」老道說：「丁賢弟，你要是素日跟我沒仇，我收這個小孩，你不能在這裡直給破壞。」丁春芳說：「您收徒弟我不管，您必須把給咱們捏對的那人是誰，說了出來。」夏得貴說：「你可知道給綠林打盤子？再者說，要是一個人跟我說，我決不信。向來我不受人指使，我姓夏的一生，沒懼怕過誰。你要把他二人找了來，我給你們三個人對質一下子。」丁春芳說：「我找他二人，我知道他們兩人是誰呀？」老道說：「斜骨六子劉六，癩蛤蟆張順。」丁春芳一聽，遂說道：「道兄，他二人有能為陰我，我也有手段去陰他。我們三個人，到時候再算，見了面我若不要他的殘喘性命，我不叫丁春芳。先把他二人拋開，這個小孩可是杜林。」老道說：「你瞧他是杜林，何為憑據呢？」丁春芳說：「您把他大衣服脫下來，他裡面圍著夜行衣包，短把刀啦。」老道說：「春芳，他裡面有沒有夜行衣啦？」丁春芳說：「他要是沒有夜行衣包，您亮寶劍將我斬殺，那是我二眸子該挖。」杜林心中暗想，我魯大叔是高人，身上江湖的物件，一樣沒有，滿放到何家口。我身旁配戴一樣，遇見此人，我命休矣。我今天要把你小子的人頭要了下來，我不叫混海龍杜林。老道說：「小杜梨，你把大衣服脫下來，叫他瞧一瞧。」杜林說：「我不脫呢？」老道說：「你把衣掌脫下來，叫他得看看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穿著他還瞧不見嗎？非得我脫下來，他才能看見嗎？」老道說：「他說你這個大衣服裡面，藏著夜行衣包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個夜行衣包我沒有，我還不知道穿這個衣服犯命，我要知道我決不穿。我們學伴穿著就沒事，怎麼惟獨我就有事呢？您叫他吧夜行衣包拿來，我得看一看。」老道說：「丁賢弟，你把夜行衣包拿來，叫他瞧一瞧。」丁春芳便將抄包打開，杜林一看那夜行衣是深瓦灰色的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這個就叫夜行衣呀？」老道說：「對啦，這個就是夜行衣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娘給我作衣服，甚麼色的全有，就是沒有這個顏色的。」

丁春芳將夜行衣包好，此時杜林就將大衣服脫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您叫他瞧一瞧，夜行衣在那裡哪？」老道接過來，交與丁春芳。丁春芳伸手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單衣服。遂說道：「道兄，您叫他吧褲子脫下來，他裡面也許裹著。」老道一瞧小杜梨顏色不改，遂說：「徒兒你脫下來，叫他瞧一瞧。實在沒有，為師亮劍斬殺他的人頭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您把我送家走吧。怪不得我們村裡人說有小孩別往和尚老道廟裡送，一送就算一輩子的人啦，僧道不能娶妻生子。老老道，小老道，老少和尚，他們沒事竟脫褲子玩。」老道說：「徒兒住口。丁春芳，你怎麼瞧他是杜林呢？」丁春芳說：「我跟你說，他是杜林，他一定是杜林，那小孩的膽子可大啦，他們上五門，個個全是橫人。那杜林與咱們蓮花黨為仇作對，您就叫他把上下身全脫下來，他那裡頭，一定圍著夜行衣包啦。」老道說：「你就把褲子脫下來吧。」杜林這才將衣褲鞋襪子，滿全脫下來，赤身露體，上下無根線線。丁春芳伸手取過來一找，並無夜行衣。杜林一看，說道：「師父哇，我不埋怨別人，先怨恨閻王爺，怎麼給我這麼一個骨格？叫我長得跟那個一個樣呢？姓丁的你可千萬別瞧錯啦。」丁春芳說：「杜林，你要把皮剝啦，我能認識你的骨頭，絕對錯不了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我叫您把我送家走，您不送。如今他來啦，您說我是甚麼杜不杜的、林不林的。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這不是他把衣服脫下來啦嗎？您把小輩用繩縛二臂，掛在明柱之上，拷打賊匪似的水盆鞭子拿來，這麼一打他，若打不出來真情實話，您再亮寶劍將他屍頭兩分，要不是他，那算我二眸子該挖，誤賴好人。我死在九泉之下，情屈命不屈，是我沒長眼珠子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這要是真拿鞭一抽打我，那時我疼痛難忍，不是杜林，我也得說是杜林。姓丁的，你跟那個姓杜的有多大仇恨呀？打得我屈打成招，我一說我是杜林來，我得死在這裡，我真不認得那個杜林呀！那不我兩個人見過一面，還不用提有交情有認識，替他死了也不冤呀！師父啊，今天反正我脫不了這一頓打。」

書中暗表，杜林來到火龍觀盜竊，他是變嗓音，不用本人的聲兒，他是驕舌說話，所以老道不信。書說現在，杜林說：「師父呀，總算是我們家門不幸，才遇見此事。那杜林若是來啦，那我可就白挨這一頓打。這個姓丁的可就傷了德啦。」老道說：「小杜梨，你滿打是杜林，你全能說不是，我老道實在看你骨格相貌有緣。這個姓丁的是我的朋友哇，他還能大的過我師父去？就是我師父李玄清來，打破頭心全不成。為師我打你□鞭子已過，你咬住牙關吧。只要□下子打完，那時我亮寶劍斬殺丁春芳，與我投緣的徒弟報仇雪恨。」老道叫人取過絨繩，一翻腕子就把水手的腦袋給套上啦，一揪繩子，水手就是一個爬虎兒，過去又給他一個大嘴巴。老道說：「你撕下半批軟簾去。」水手爬起上前將簾子撕下一塊，交給老道。老道便將杜林捆好二臂，然後又用繩子掛了。掛在明柱之上，又叫水手取來打徒弟那個水盆鞭子過來。此時杜林一看，那水盆中的鞭子，足有核桃粗細，鞭梢與把兒，細不了多少。遂說道：「師父呀，我要挨這個一頓打呀，我不承認杜林，我得活活的被您打死。」說完，仰天叫道：「我伯父大娘，我叔父孀娘，三門你們守我一個人，我兩個姐姐是臉朝外的人。沒想到我小杜梨，在這裡受一頓。我長這麼大，連一手指頭全沒挨過。今日我不幸，真要把我打的屈打成招，那可冤苦了我啦。」此時夏得貴脫了大衣，毛腰拿起皮鞭子來說：「小杜梨，你就咬住了牙關吧。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您慢著，您打可不成，那得打。拿繩您還捨不得啦。」老道一有氣說：「好吧，你打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您可別叫打他，他打我不過□下，我死過去，他就跑啦，我白挨這一頓打。」那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，實在跟自己不錯，不由心中所思，好丁春芳，我要不把你人頭弄在這裡，我不叫杜林。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小弟我說的這個話，是金石的良言，不入您的逆耳。他要不是杜林，能有這一片話嗎？道兄您把我的絨繩解下來，這邊拴上我的腿，那一邊拴在牀腿上，□鞭子已過，您就亮寶劍斬殺我的人頭，不算您欺生，算我看錯啦，死者不冤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您可別上他的當，他那絨繩可全糟啦，一揪就折。他跑啦，我白挨這一頓打。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您把絲線解下來，跟我的絨繩擰到一處，那還不結實嗎？夏得貴一聽也對，這才將白絲線解了下來，跟他的絨繩擰到一處，有核桃粗，便將丁春芳的腿拴在牀腿上。杜林道：「師父，您可別受他鬼計多端。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您可跟他有緣？我看透他啦，我打他一百鞭子，要問不出來真情實話，我不姓丁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他那裡可有刀哇，他把我打死過去，用刀一拉繩他跑啦，我不是白挨這一頓打嗎？」丁春芳說：「道兄，我把這口刀給您。」

說話他把刀拉出，遞與老道。他又說：「道兄，您看著我不過□下，要打不出他的實話來，您盡管亮軍刀殺我。」說完他伸手拿起皮鞭子，他一看杜林是貼骨的乾腱子。杜林心裡說：小輩，我若不把你人頭要下來，我不叫杜林。自己一咬牙，橫了心啦。丁春芳說：「杜林，你是飛蛾投火，爾可想起前次之仇，你打我那一瓦，打我一瓦還不可恨，當時你衝散我的姻緣，真真可惱。」說完他揚鞭子便打，刷的一聲，那大腿的肉，就給打掉了一塊，鮮血長流。杜林噉的一聲，頭就搭拉下來啦。老道一看說：「丁賢弟，你好狠啦。你倒是看準了是他不是呀？他要是杜林呀，這就把他一捆上，他就辱罵你我啦。」老道拿著刀，站在旁看著。丁春芳二鞭子，又往下打來。杜林心說：小子你打吧，我是豁出去啦。那丁春芳三鞭子剛要往下再打，忽聽外邊有人說話，說：「老道喂，你別打人家，你家杜小太爺我在這裡啦。你看明白再打人家，我在這裡賺了半天啦。那一個小孩別著急，待我給你報那兩鞭之仇。小子你出來，我在背後跟你來啦，專為拿你。」丁春芳剛要轉身跑，老道一長腰，將他踢倒，用腳蹬住。丁春芳道：「道兄且慢，」老道哪聽那一套？伸手抓住發髻，舉刀一落，撲哧一聲，屍首兩分，將刀紮在死屍之上。回到屋中，摘下青鋒劍，合到手內，將劍抽出，來到外面，飛身上了西房。在房上躡房越脊，來到前面，圍著廟兜了一個彎兒。四外一找沒有人，他便到了浮橋這裡，叫上兩名水手來，回到廟中先開了山門，放進二人，將丁春芳的死屍搭出，連人頭一齊扔到河內。二人答應，照計而為，將死屍拉走。

老道將山門緊閉，回到屋中，將劍掛好，出來一看杜林，是低頭不語。用手一摸他的胸口，突突的亂亂。用手推起他的頭來，那隻手便撫他的心口，說道：「徒兒甦醒。」杜林把這口氣緩了過來，不由哭道：「師父哇，這個人跑了吧？」老道說：「徒兒呀，他鬼魂跑啦，你看這裡的血跡，他已被斬殺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將他摘下來，抱到牀上，將綁繩給他解開。杜林坐在牀上說：「師父啊，我的腿疼。」老道說：「不要緊，我這裡有好藥。」說話他到了西裡間，取來了金槍鐵器散，紅白的藥面，給他敷上好了，叫他穿好了衣服。杜林說：「師父，今天我挨這一通打，倒不要緊，您聞一聞，這屋中是甚麼氣味呀？」老道說：「我剛把丁春芳殺啦，你看這個血跡，還沒乾啦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他雖然死啦，您已然給我報了仇啦，可是紮驢肚子那個人一來，咱們爺兩個，全活不了。」老道說：「徒兒，你不要害怕，誰來也不成，連那麼大的石祿，全教我給燒了個少屁股沒毛。我有火竹弩。」杜林說：「甚麼叫火不火弩不弩的，是甚麼樣啊？」老道說：「待我取來你看看。」說著話他到了西屋，拿出那火竹弩。原來這竹弩就在一個灰瓦色的兜子裡裝著啦。老道拿到杜林面前，取出令他觀看，原來是一個竹筒，有八寸多長，核桃粗細，遂說：「師父您拿過來我看一看。」老道說：「徒兒你看，這便是袖箭盤肘弩。」杜林伸手接過來一看，原來竹筒上，一頭三道鋼絲，當中有一道鋼絲，足有四寸長，在下面那一頭，有一個好像按釘似的。老道說：「小杜林，這個是左胳膊上的，中指按崩簧，二指定心，指那裡打那裡。右邊也是一樣，要打的時候，左胳膊一盤，用右手中指從縱紋上一頂，那盤肘弩就打出去啦。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我成不成呢？」老道說：「成倒是成，你等天光明亮，我同著你到你們家中，跟你家人說明，把你施捨我這廟中，那時我好傳授你武術。你學會了以後，必須要用的時候，好像一層窗戶紙，一指就破。那時再教給你，還不成了嗎？」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您先比一比，徒兒我記在心中，將來練的時候，您也省事。我那藝業學成，您一指我就會啦。」老道連忙將盤肘弩一盤，說道：「徒兒你看，二指當心，中指碰崩簧，」說話之間，他用手指一頂，碰吧一聲，呼的一片火光，出筒外去了。當時打在軟簾之上，老道上前弄滅了。杜林一看，那桌案之上，還有一個青布套，有鴨嘴粗細，一尺二長，有青絨繩編出來的一個排子，不到五尺長。老道說：「這個是緊背低頭花竹火弩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個怎麼使呀？老道說：「你看。」說著把弩背在身上，又向杜林說道：「你看，肩頭當心。」用手一揪絨排子，一低頭，碰吧一聲，又是一片火光。杜林說：「徒兒瞧明白了，您把他收起來吧。」說完，那夏得貴便將暗器全收拾起去啦。杜林說：「師父，我現下肚中很餓，您可有剩下的饅頭？拿來徒兒一用。」老道說：「我沒有剩的，如今我也有點空啦，咱們叫廚房給作點酒席，師徒可一用。今天又是好日子，足可以暢飲一番。」

說話之間，老道便去到南廚房，吩咐一遍，少時酒菜一齊來到，通盤擺齊。杜林一看，放著一個酒杯，一個茶壺，看那樣子，壺中也就盛四兩多酒，旁邊有一個酒杯。老道說：「小杜梨，你會喝酒不會喝？」杜林說：「我會喝。我在家之時，竟偷我叔父酒喝，我娘親一聞我口中有酒味，就打我。您讓我喝酒，我聽說酒是串皮的。」老道說：「不錯，酒是串皮的，我這個藥是好藥，什麼全不怕。」杜林說：「那我也不敢喝，明天您上我家去，我娘聞見我口中有酒味，誰說全不成，我娘也得打我。師父啊，今天咱們爺倆，是大喜的日子，我必須敬您四杯酒。」老道說：「人家全敬酒三杯，你怎麼敬我四杯呢？」杜林說：「今天咱們爺兒兩，您兩杯，我兩杯，咱們是四季皆全。我有四句酒令。」老道說：「甚麼酒令？」杜林說：「您先把酒滿上，我好說。」老道當時把酒滿上之後，杜林說：「您先吃點菜。」老道這才吃口菜。杜林說：「杯杯淨，盞盞淨，咱們爺兩才有緣哪。」老道說：「好吧。那頭一句酒令怎麼說呀？」杜林說：「酒是仙傳迷魂湯，量小多飲發言狂，太白貪杯吃酒醉，海底撈月一命亡。」二杯酒又滿上啦，杜林叫他吃點菜，將酒喝下。杜林再說二句酒令：「色如市井一枝花，君子一見骨肉麻。紂王貪淫失天下，楊廣好色觀瓊花。」又滿上第三杯，杜林說：「財乃傳國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石崇有錢不算富，范丹有子傳後人。」老道聽他念完，一仰脖子，一飲而乾。再滿上第四杯，老道吃口菜，杜林念第四句是：「氣是人間一棚煙，耳聽傳言氣沖天。范離好氣家財敗，三氣周瑜染黃泉。」老道低頭不語。四杯也飲乾啦。杜林一看，老道是過了量啦。酒走三腸，酒入愁腸，酒入喜腸。如今老道他是酒走煩腸，平常人喝酒，有幾種毛病，酒一過量，有愛睡的。如今有一句話，今事古比，古事今說。現在有這種留聲機，俗說話匣子。也有話匣子酒，喝完了竟說，還有婦女酒，喝了酒啦，便想近婦女，那是酒色相聯。這個喝酒，有慢性酒，從早晨能喝到下午去。另外還有一種以酒撒瘋酒，還有暴性酒。這暴性酒，比方說吧，他一進酒鋪，端起酒來一仰脖子，全倒下去啦。還有廚子酒，喝完酒找人廚。有蓮花落酒，喝完了得唱。有隋煬帝酒，喝完了必須叫人打一頓。有酒後傷事，有酒後傷德，有酒後失物，有迷路。那會

喝酒的人拿酒，不會喝酒的酒能拿人。會喝酒的諸位老先生，學徒有幾句話，跟您說一說。列位要是能有六兩的量，可以飲三兩。有□兩的量，可以喝半斤。要喝一斤，那非把事情誤了不可。喝酒的人也有酒後吃虧的，也有以酒成大事的，無酒不能成席。

閒言少敘，這個夏德貴，煩到兩句酒令上啦。末一句有海底撈月一命亡，三氣周瑜染黃泉。老道當時就把火竹弩的口袋，壓在胳膊之上，爬在桌子上，他就睡著了。杜林生來膽子最大，人雖小，心勁可大。他恐怕老道裝睡，他過去用手推老道的肩頭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您要困，快去上牀去睡。」問了兩三聲，老道一聲沒言事。他又一聽老道的出入氣勻啦，知道他睡沉啦，這才用手推開他的腕子，將口袋抽了出來，把火竹弩撤了出來，不要口袋。杜林暗自說道：魯大叔，從這看起來您有錯處，我的軍器沒拿，我要是拿著刀，非給他一下子不可。我今天要拿火竹弩給他一下子，老道死不了，他一明白過來，那時我命休矣。想到此處，這才起身來到外面，站在廊子底下，往四處一瞧，房上全有人。魯清在西房上，前坡爬著，看見他出來了，連忙問道：「杜林，你可將火竹弩得到手內？」杜林說：「已得到手中。」

書中暗表，那魯清自從派他三人走後，大家便一同來到了火龍觀。臨來的時候，魯清說：「石爺，咱們今晚上砸火龍觀去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去，那老道他有嘍吧呼，貼身上就著了，我是不去的。火一來啦，就黏我身上。要沒有那個火呀，我早就把他給弄碎啦。」魯清說：「我打發小棒捶和小白臉，跟小龍頭，他們三個人去啦。把他的火暗器全拿來，你還不敢去嗎？」石祿說：「只要雜毛沒有火啦，我就能把雜毛拿住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要見著了老道，非把他劈了不可。」大家這才將應用的物件拿齊，眾人來到火龍觀。魯清派馬德元，巡山吼馬志、馬俊，雙鞭將鄧萬雄、鋼叉李凱、銅叉李繼昌，把守東界牆。花面鬼佟豹、小靈官燕清、小花刀莫陵、莫方、閃電腿劉榮，把守北面的界牆。林貴、林茂、飛抓將雲彪、金棍董相，你們五位，把守西界牆。登山伏虎馬子登、下海擒龍馬子燕、柳金平、柳玉平、單鞭劉貴，把守南界牆。三道山門，未曾要飛身上牆的時候，必須要先用抓問一問，有甚麼埋伏沒有。其餘的大眾，任憑尊便。前後中三層大殿，隨便隱住身體。聽我魯清的呼哨子響，大家好會戰惡道。」眾人點頭。石祿、魯清、杜興，三個人到了河坡。說道：「石爺，你先在此等候，咱們人拿著火竹弩，你再進廟。他拿著你可不用進去，你看好不好？」石祿說：「就是吧，你們去你們的，我在這兒等著。」當時魯清帶著杜興爺兩個人入廟堂，這才使計策，好搭救杜林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